

意义未定与空白：论伊瑟尔读者反应理论视域下的《故园风雨后》

孟瑶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DOI:10.61369/HASS.2026050032

摘 要：《故园风雨后》历来被视为伊夫林·沃对英国贵族“黄金时代”的一曲挽歌，但小说文本内部精心设置的召唤结构，至今仍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尝试借助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读者反应理论，深入文本细部，考察这部小说如何借助非线性叙事的时空断裂、以及克制含蓄的对话艺术，在文本中留下大量意义未定与空白之处，进而把阅读本身变成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场历史性对话。研究认为，小说的双重时间框架、游移的叙事视点与人物之间充满克制、反讽的对话，共同迫使读者调动自身的历史意识与想象力去填补家族衰败的因果空白与人物动机的未定之处。正是这些结构性与语言性的空白，不断唤起并修正读者的期待视野，让《故园风雨后》始终是一部能够随不同历史语境的读者不断生成新意义的开放文本。

关 键 词：伊夫林·沃；《故园风雨后》；读者反应理论；意义未定；空白

Wolfgang Iser's Reader-Response Critical Approach to Ambiguity and Textual Gaps in *Brideshead Revisited*

Meng Yao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ough *Brideshead Revisited*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Evelyn Waugh's elegy for the "golden age"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 few studies have thoroughly examined its reader-oriented textual design. Drawing upon Wolfgang Iser's reader-response theory, this study conducts a close textual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novel's disjointed non-linear spatiotemporal narration and restrained, subtle dialogue. These techniques produce widespread ambiguities and textual gaps, framing reading as a historical conversation between audience and text. Its dual temporal framework, wandering narrative viewpoint, and the highly restrained, ironic dialogue among characters compel readers to mobilize their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imagination. In doing so, readers fill in unspoken context to make sense of the family's decline and clarify unclear character motivations. It is these structural and linguistic blanks that constantly shift readers' interpretive expectations, rendering *Brideshead Revisited* an open work that delivers new meanings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Keywords： Evelyn Waugh; *Brideshead Revisited*; Reader-Response Theory; Ambiguity; Textual gaps

引言

伊夫林·沃（1903–1966）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讽刺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 1945）自问世以来，长期被读解为一部对英国天主教贵族阶层没落的怀旧挽歌，其舒缓的叙述节奏与浓郁的历史感甚至常被拿来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家族叙事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挽歌式的整体定性，往往遮蔽了小说在叙事层面精心设置的结构性空缺：家族衰败的因果链条从未被完整交代，人物内心的转折时刻常常一笔带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更是以克制、反讽、点到即止著称。既有的西方批评虽已注意到小说叙述者查尔斯·赖德记忆的选择性与不可靠性^[1]，却较少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系统考察这种欲说还休的叙事手法如何具体地组织读者的阅读行为。德国批评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指出，文学文本并非封闭的意义容器，而是充满“空白”（Textual gaps）与“意义未定性”（ambiguity）的召唤结构，其意义只有在读者的具体化过程中才能生成^[2]。本文尝试借助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读者反应理论，拟从非线性叙事与对话艺术两个维度切入，结合小说中的具体场景与人物语言，考察《故园风雨后》如何借助结构性与语言性的空白，将读者卷入一场关于历史、时间与文明存续的意义建构活动。

作者简介：孟瑶（2002—），女，汉族，河南周口人，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一、伊瑟尔读者反应理论的核心概念

伊瑟尔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现象学美学，尤其受到罗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文学本体论的启发^[3]。与英伽登不同，伊瑟尔并不认为文本本身携带完整、待发现的意义结构，而是主张意义产生于文本与读者的“交易”过程之中。在伊瑟尔看来，读者的作用是通过填补语篇结构所围绕的交际空白来实现或具体化文学作品的意义。“图式化的方面”（schematized aspects）为读者提供一系列选择的视角，在此基础上读者可以完成具体化的过程。虽然它们可能会向读者指出一个特定的方向，但这些文本视角并不影响读者参与意义产生的过程，其中包括填补伊瑟尔所谓的“空白”（Textual gaps）^[2]。然而，读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填补文本空白，图式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读者作出纯粹武断的解释。

与其他读者反应批评家如格罗本或霍兰德相比，伊瑟尔并不关注实际读者对文本反应的实证研究，他关注的是“隐含读者”——由文本产生的读者。隐含读者是指文本和读者之间建立了联系，两者在同等程度上参与了解释过程。在《阅读的行为》中，伊瑟尔将隐含读者定义为“一个促使读者理解文本的反应邀请结构网络”^[4]。与之相关，姚斯（Hans Robert Jauss）提出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概念进一步说明，读者总是携带着既有的阅读经验进入文本，而文本则通过印证、修正或颠覆这些期待，推动阅读经验不断更新^[5]。这一理论框架为分析《故园风雨后》的叙事结构与对话语言提供了有效工具。

二、非线性叙事中的空白建构与历史意识的召唤

（一）双重时间框架与记忆的断层

这篇小说采取了序幕—正文—尾声的框架结构：小说以战时中年军官查尔斯·赖德率部驻扎、意外重返布赖兹赫德庄园的现在时为序幕与尾声，中间则以大篇幅的回忆体展开二十年前他与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牛津相识、进而卷入马奇梅因家族兴衰的庄园往事，且这段回忆本身又以近乎十年的间隔分为前后两部分，叙述基调与人物面貌在两部之间发生了微妙却未被明确解释的转变。这种“现在—回忆—现在”的嵌套结构，并非仅仅是技巧上的时序倒错，更在因果层面制造了大量悬而未决的空白。文本没有交代查尔斯这二十年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也没有说明庄园与家族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败。读者只能带着强烈的疑问进入正文，主动在阅读过程中拼接因果链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空白并非单纯的情节悬念，更牵涉到读者的历史意识。二十年间恰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贵族庄园经济衰退、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旧秩序在工业化与战争阴影下逐渐瓦解。伊瑟尔认为，文本的“剧目”（repertoire）总是指向文本之外的现实，读者正是借助对这一现实的熟悉程度来填补文本空白^[2]。小说并未直接铺陈这些历史进程，而是将其隐藏于叙述的空白之中，依赖读者调用自身对这一段历史的既有认知，去理解庄园由盛转衰的深层逻辑。

（二）游移视点与记忆重组中的空白

伊瑟尔将读者在阅读非线性文本时的心理活动称为“游移视点”（wandering viewpoint），即读者的注意力被迫在不同的时空节点间往返移动，通过记忆与联想将碎片化的情节重新组织成连贯的整体^[2]。查尔斯·赖德作为小说唯一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其视角本身即具有明显的游移性与选择性。他所讲述的既是二十岁出头时对牛津岁月与布赖兹赫德庄园的直接经验，又掺入四十多岁、历经战争消磨后回望往事时的重新剪裁与情感投射，二者在语气与判断上时常悄然错位，以至于批评者已注意到读者很难精确辨认哪些评价属于当年的青年赖德，哪些又是叙述当下的赖德事后添加的修辞。这种叙述视点的内在游移，使读者始终无法获得一个稳定、全知的观察位置。赖德所看见的塞巴斯蒂安、朱莉娅与马奇梅因勋爵，始终是经过其个人情感与宗教立场过滤后的形象，而非人物本身未经中介的内心。

查尔斯的一句追述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游移与空白：“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塞巴斯蒂安了。”^[6]这句简短的陈述横跨了大段被隐去的时间：其间发生了什么、人物为何疏远、庄园又如何易主，文本一概未予说明。如同画布上的留白，它迫使读者回头重新梳理散落于前文中的线索，在想象中填补时间的断裂。正是这类叙述上的空白，使小说的意义始终处于未定状态——查尔斯之所以念念不忘于庄园，究竟是出于个人情感的眷恋，还是对一个正在消逝的文明形态的追慕？小说拒绝提供确定的答案，而将其交付给读者的历史感悟。这种时间上的空白与视点上的游移，使《故园风雨后》超越了单纯的家族叙事，成为一则关于历史记忆如何被建构、被重述的寓言。

三、对话艺术中的意义未定与言外之意

（一）表演性话语与克制话语的并置

小说的对话艺术极少直陈其意，而是惯于以克制、含蓄甚至反讽的方式处理人物间关于传统、财产与时代变迁的态度，其中不乏形成鲜明对照的两极。一方面，查尔斯在牛津结识的安东尼·布兰奇喜好在阳台上用扩音器向路过的人群朗诵艾略特《荒原》的诗句，以夸张、外露的表演姿态挑战校园里保守沉闷的社交惯例；另一方面，塞巴斯蒂安随身携带的泰迪熊则以一种沉默、内向的方式，标识着他对成人世界的抗拒。外放的表演与沉默的携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姿态共同构成了牛津篇章里未定的青春基调。读者需要不断修正自己对这一圈子里人物性情与相互关系的判断，才能理解此后小说日趋沉重的叙事走向。

小说的对话艺术极少直陈其意，而是惯于以克制、含蓄乃至反讽的方式处理人物间关于传统、财产与时代变迁的态度。查尔斯初入布赖兹赫德家族生活时的观察，便充满这种未定的语气：“他们的奢华让我感到震惊和陌生。一切和每一种礼仪似乎都来自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世界。”^[6]细读这句自白，“震惊”与“陌生”二词将查尔斯明确标记为一个外来的旁观者，而“另一个时代”与“另一个世界”则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上，将叙述者同这个贵族世界拉开距离。然而，这句话既不完全是仰慕，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批判：它究竟意味着旁观者清醒的距离感，还是局外人隐

含的傲慢？沃并未挑明，而是将判断权交给读者。伊瑟尔认为，正是这种未言明构成了邀请读者参与阐释的关键契机。读者必须依据自身对奢华与礼仪的感知、对阶级差异的理解来完成对这一场景的具体化。

（二）沉默与省略：家族叙事中的空白

家族长子布赖兹赫德本人的说话方式，则是小说中克制对话艺术的另一典型。他谈及家族事务时习惯用一种近乎清单式、条理分明却毫无温度的语言，鲜少流露真实情感，以至于旁人常常无法判断他内心的真实态度。这种刻意去情感化的语言风格，使他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始终隔着一层难以穿透的语言屏障。此外，远居海外的侯爵与滞留庄园的家人之间近乎断绝的联系，文本大多只以旁人转述或简短通信的方式一带而过，将其间具体的心理转变留白。这种处理方式使读者无法从文本中获得一个全知视角的解释，而必须依靠自己对人物处境的想象去填补空缺。

伊瑟尔认为，文学话语不同于日常话语之处，正在于它有意打破日常交流中默认的可理解性惯例^[2]。布赖兹赫德式的克制话语，以及《故园风雨后》中大量的欲言又止与沉默场景，正是这种打破惯例的语言策略：它拒绝为读者提供现成的情感注解，而是迫使读者在人物关系的裂隙中，主动去体认家族由盛转衰过程中那种难以言说的失落感。

四、读者期待视野的受挫与历史感悟的生成

小说开篇所呈现的牛津求学生活与庄园的田园牧歌式图景，极易在读者心中建立起一种关于青春、传统与优雅生活方式的期待视野。然而，随着情节推进，这一期待不断遭到文本的否定：塞巴斯蒂安的自我放逐、家族的分崩离析、庄园本身也在尾声中沦为战时营房，昔日的优雅与秩序荡然无存。根据姚斯与伊瑟尔的观点，这种期待的受挫并不意味着阅读的终止，而恰恰是新的理解得以生成的契机。

读者在经历这种幻灭之后，被迫重新审视自己最初的浪漫化想象：布赖兹赫德庄园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超越历史进程而永恒存在的世外桃源，它的兴衰本身即是英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缩影^[7]。值得一提的细节是，与查尔斯同行的年轻军官胡珀（Hooper）在小说尾声中作为新一代英国人的代表登场：他对庄园的历史与家族典故毫无所知，也毫不在意，其务实、冷漠的态度与查尔斯对旧日世界的眷恋形成鲜明反差。文本并未评判胡珀这一形象的是非，只是将其平静地嵌入叙述之中。这处空白同样指向读者的历史意识：胡珀所代表的战后英国与查尔斯所怀念的战前英国之间的断裂，需要读者依据自己对战争前后英国社会变迁的理解去填补与评判。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读者，会依据自己对贵族传统、战争创伤与现代性进程的理解，生成截然不同的历史感悟。有人从中读出对逝去文明的哀悼，有人则从中读出旧秩序崩解的必然。这正是伊瑟尔所强调的：意义并非预先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在读者与文本的历史性对话中不断生成^[4]。

五、结语

《故园风雨后》并未向读者提供一份关于历史变迁的确定结论，而是通过非线性叙事的时空断裂与克制、含蓄的对话艺术，在文本内部留下了大量意义未定的空白。这些空白既存在于叙事结构的宏观层面比如双重时间框架、游移视点等等，也渗透进人物对话的微观肌理之中，由表演性话语与克制话语的并置以及家族成员之间的沉默与省略可观之。借助伊瑟尔的读者反应理论可以看到，读者正是在填补这些空白的过程中，将自身的历史意识与生命经验注入文本，使《故园风雨后》从一部关于个体家族命运的挽歌，转化为一部不断随读者的历史处境而重新生成意义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
- [1]Krason, Monica M. "You Can Go Home Again: The Misunderstood Memories of Captain Charles Ryder." MA Thesis,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2019.
- [2]Iser, Wolfgang.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3]Ingarden, Roman.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Borderlines of Ontology, Logic,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Trans. George G. Grabowicz.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4]Iser, Wolfgang.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 [5]Jauss, Hans Robert.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 [6]Waugh, Evelyn. 故园风雨后 (Brideshead Revisited) [M]. 王一凡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 [7]Berberich, Christine. The Image of the English Gentleman i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Englishness and Nostalgia.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7.